

庫文有萬

種子一錢一兩

編主王雲等

陶靖節集

(二)

著陶潛

華東書局總經理

圖書館

第一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陶靖節集
(二)
著潛陶

四學基叢書本

陶靖節集

卷四

詩五言

擬古
吳注劉體曰：凡靖節退休之後，極多博園舊時託風之詞。

榮榮籬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

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醉不在接

一作相

醉。

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舊本云：一作負。沒身過朽非。舊本云：一作時。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吳注目往昔皆情語，見後而作，由是感舊，雖求爲彭澤令，未幾歸歸，及晉宋易代之後，終身不仕，是在朝，亦可恕其有爲。不獨一別既久，且適中道迷留，至于今日枯衰，而遂不可爲也。諸少年卽向之所謂嘉友者，當時相逢，未嘗心醉，其意氣似可以傾人命。今日雖隔，竟何所成就乎？此靖節爲當時無可與同心者，興國者發也。而劉體以爲易代之後，在朝者親舊，或有勸其仕者，故作此寄意，豈其然哉？謝按：詩託蘭柳起興，君部指蘭柳初別之時，本不謂久。因嘉友留連，或有姑始願，冀棄棄物有資，前言多謝諸少年，乃寓柳責知留之詞。吉其所謂嘉友，皆非老成忠厚，徒以意氣相傾，遂謂之深，且不保何有于離別乎？直斥之曰：相知不忠厚，其亦可以觀。然變計久出知歸矣。詩遺似借蘭柳作北山移文，以爲招隱，欲其謝外物而堅其志也。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雲。一作雲，今从之。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秦，各本作秦，从湯本子秦北平無終人。李注：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聞嶧奇士，乃署爲從事，嶧將行，道路阻絕，遂猶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驍都尉。嶧以天子蒙塵，不可苟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還也。

或已爲公孫嘵所滅。嘵謂其墓哭泣而去。嘵怒曰：「汝何不送孝子于我？」嘵答云：「嘵壯之，嘵得北歸，遂入徐無山中。」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魏志：嘵北歸百姓歸者五百餘家。

唐本云：一作北邊嘉然。不學狂作。唐本云：一作非。駢子直在百年中。

何孟春曰：嘵之兩不受祿命。三國志：田嘵傳。嘵後赴曹操，論功封爵。嘵不受，庶幾能始終者。或謂嘵誓言爲虛報讐，卒不能踐而爲操討烏桓，節義亦不足稱。淵明不過暫聞世俗所尊慕耳。既見吳師道禮部詩話。春謂晉宋易代之際，士如嘵者幾人？子春之事，靖節安得不極口贊揚以諷狂駢輩耶。

黃文煥曰：此詩當屬劉裕初廢晉帝爲零陵王作。當時裕以兵守之，行在消息未知生死，故元亮寄慨於子春也。

顧炎武曰：西漢叢話云：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觔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鄒襄王。晉灼曰：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已。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所慕乎？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吳師道曰：此詩託言不背棄之義。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唐本作禮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

此場一且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醜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何注：洛陽志。北邙山漢魏晉君臣墳多在此。

測按：慷慨而爭同歸于盡，後之視今將亦猶今之視昔耳。袁司馬即是袁劉格，意在言外，當善會之。
東方有一士。湯注：國語東方之士執劍。新序東方有士曰愛目，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食，十年著一冠。辛勤一作苦。無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漫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蒼崖。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弦驚別鵠，下絃操孤鸞。可注：上弦下絃猶言初曲終曲。明姬擅寫此聲曲名。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吳注：江洪後曰：此與從田子春所本作孤鸞。伊懷雖具道爲君作此詩，不爲聽者所曉，似謂白蓮社中人也。

蒼苔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
裝束旣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遠坐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嗤。
蔣惠曰：稷下之士，乃矯炎熱，不耐霜雪者也。此詩想爲終南北山一輩人作。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東方明。李注：繼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爛爛。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而或微和以興悲，帝曾過開明溫熱之象清夜，則已非旦晝之景而達年。感數十懷，尚猶盡中之月，不無掩蔽。葉中之花，不久零落，當如何哉。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爲零陵王。

爲惆悵之意不其深哉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李注荆柯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皆逃至易水亦當悟世之意不見相知人惟見作神是古時邱路漫雨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伯牙之琴莊子之音能幾惠能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音此淵明所以瞿遠道也何往此管亡以後懷世之辭苦陽易水以寓勇貴恠我周粟觀劍爲無報讐之意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湯注業成志謂而時代遞革不復可勝今生斯時矣案所據博雅何注此詩全據折其枝風濕蠟其模此木豈與天壤有異想所居然也下見崇岱之松柏平丘枝干子青雲下枝通于三泉千秋萬載不產無斤之患豈與天地有骨肉所苦然也黃文煥曰劉裕以戊午年十二月私生主于東堂立廟王德父是為恭帝已未為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竟遷禪是江邊豈種桑之地爲俗所立而無以助裕勢終受制遂坐聽改革無可追悔也事至于不堪悔而其私意深矣

雜詩

李本有十首字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爲流葉。或非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榮華雖久居。爲一朝日月不肯遲。合我行未云追。

白日淪西阿。从何校宣和本作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

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豪傑之士不能爲此苦。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骋。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何注此與述酒篇流淚頰耳同蓋何焯曰安溪先生云二章悲事業之不就也五章歎學行之無成也

華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草。今作秋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遂央。何注歷盡炎涼矣。今呼作連環本詩云王融三春臨時未央注云未央未央各本作有環周。熊本云宋本作詩云王融未央同。日月還復周。選復周。一作有環周。非今从之。我去了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感物亡之意。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謝安云酒不空意同。緩帶虛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時。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作土。百年云一邱貉。用此空名道。王詩一鹽往化滅。安用空名揚。意同何焯曰世人歎老嗟卑。常自託于志在四海。子是冰炭交戰。垂死不捨吾知空名爲無益故不知老之將至。而目前莫非萬樂也。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驚飈思遠翥。荏苒歲月續。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吳注王粲曰。寫出少壯胸懷。值歡無樂。白欣豫。後無寫出老人心境。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博覺日不如。去聲。慙無顏與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長歎人生舉無歸宿者。倒有此期必回道而後竟此。此愚明所蔭。以清才。勝數。

潛按如讀去聲。黃公紹韻會。左傳不如從長。陸德明讀去聲。又東方朔七諫。忽容容其安之兮。超蕪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願離情而遠舉。注曰。舉去聲。如與舉叶皆讀去聲之證。

昔聞長者一作老，湯本云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已親此生。李注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為盛年求我盛年歟。一毫無復

意去去轉欲速，此生豈再值。

傾家持筆本作持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體，元發早已白。李注情節早年髮白素標插人頭前

途漸就窄，家爲逆旅舍。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葛常之曰：日月不肯遲。用字含蓄。老杜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泛江詩：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與此同意。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湯本云寒候常精棟，豈期過滿腹。但願一作就飽粳糧。大猶注御冬足大布。大猶注蟲也。左傳文公大布之衣。衛蠶繩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已見贈右軍羊長吏注內良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何焯曰失其方，自謂謀近不謀食也。理也可柰何。且作足非。湯本云一爲陶一觴。何注呂東萊曰：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今人立於天地之間，甚可憐。作彼堅毅机凜之狀，僅賴免而不可。乃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若達道者，未尙且爲陶一觴。聊有一任他底氣象，便是欠商量處。此等人買高胸中見得平曠，故能如此。此地步雖不易到。謝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正見公之不然，尤學問。所謂未語欠商量，非也。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餐。慷慨思南歸，路遯無由緣。關梁難虧替，開梁閉而不通絕。音寄斯篇。黃文煥曰一心處兩端者，身在役而心在家也。

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何注青車服以青車。

沈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魚本云：一

悲風蕭颯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庭宇翳餘

木條忽日月虧。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鶴鳴清池涉暑經秋霜愁人難爲辭遙遙春夜長唐詩送從羈役至此三

婚姻松標崖湯本云一作雀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津又作柳葉可寄亦喻賢士何往劉琨曰朝霞開曉喻朝廷之更新養色含精氣粲然有心理李抄湯語湯本以此首別出楊子雲辭之後云懷坡和陶無此篇此真謂按舊本皆題雜詩十二首并此首其數乃足今仍从新本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李善注孤雲文選唯貧士也暖暖空李善注王逸楚辭中滅何時見餘暉李善注王逸楚辭注曰暖暖皆昧貌朝霞開宿霧衆爲相與飛李善注唯衆人也遲遲出林翻未夕復來歸李善注亦喻賢士何往劉琨曰朝霞開曉喻朝廷之更新况其審時出處李善注此豈以守志節當世從無知此意者亦不足也何堪曰孤雲自此高潔下六籍皆可貴惟能固窮所以難堪千載遇立于萬族之表不可一世人之但見目前也

淒厲歲云暮焦本云一搗鸞前軒抱南軒初學記作日南園無遺秀枯條蔽北闌傾壺絕餘粒閑窓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初學記作日閒居非陳阤何注前有會而作病有憊見言何以慰吾懷顏古多此賢云在昔余多病此常也陳榮見謝仲尼不疑吾道之非況止于飢乏何爲不追古人而從之乎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原蓋納決履。湯本李李注本作屨。清歌暢商。商一作高。非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
李注向列女傳。齊賢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蔽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予此。而益爲廢乎。其妻曰。以
生。君啓故授之政。以爲國相嗣。而不受。是自餘貴也。君善賜之。三十姪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
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豈之曰廉。不亦宜
乎。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儕。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何焯曰。此死生不以遺得失者。蓋成不以遺失者矣。

安貧守貶者。自古有黔婁。李注列女傳云云。好爵吾不禁。本作禁。厚餽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作蔽體。乃
不周。李注。劉向列女傳。齊賢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蔽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予此。而益爲廢乎。其妻曰。以
生。君啓故授之政。以爲國相嗣。而不受。是自餘貴也。君善賜之。三十姪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
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豈之曰廉。不亦宜
乎。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儕。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何焯曰。此死生不以遺得失者。蓋成不以遺失者矣。

袁安門。校宣和本作困。从
寒。阮公見錢入。卽日棄其官。鬻葉有清溫。採薪足朝餐。何焯曰。葛隱作絳。漢獻紀。尚書賦。以下自出。採薪桂云。葛者呂與穀同。豈不寶辛苦。
所懼非飢寒。名教不咸。咸子貧暖。但恐修名之不立也。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作摩。焦本云。一
否入見先王之義。出見富貴。二者交戰于胸中。故摩。今見先王之義。戰勝。較肥也。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顯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琨。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好詩人。閉門養性時人。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人事莫知。惟劉琨知之。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其介者。俟後人論其性。而知之。昔在一作有黃子廉。廉之後。王應麟。周學紀。聞風。皆通云。頭川黃子廉。母欲駕馬輒投錢于水。黃潤曰。陽靖節。背在黃子廉。傳冠名州。湯伯紀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陽太守黃平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案。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蘇潛筆記。漢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云云。未審見于何書。致黃香及子瓊。瓊孫琬。並著于范史。而守亮獨未見。且後漢人。雙名絕少。昔人論之詳矣。疑自唐以後。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路各姓。諸系多附會。杜撰不可盡信。文獻卷亦據其家譜牒。而云然耶。難。僻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爲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膚贈竟莫觸。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何焯曰。此詩音終不爲。麥子所累。貶。續復出也。

詠二疏。劉琨爲主報。譽皆託古以自見云。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齋。出與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股肱親。道徑懷。東都門外。近者車數百騎。號名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按。李本有此序。係大書牘下。有井序二字。鴻本集本俱無。毛晉錄。君享本云。疑後人增入。依宋本刪。何本故大書爲分注。而刪題下井序二字。今从之。三瓦韻。做此。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之序。成功者去。借問衰。一作奇。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噓返舊居。長揖儲君側。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

厭厭閭里歎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
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精萬曰：或勸廣以金遺子孫。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詩云：「君子有造，其福無疆。」時
許源明未嘗出二破軒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謂既出而返，如從者得愈其殊，請于勤不病此感者，趙叔耳。

詠三良

三真子，東氏子，荀息子，行誠虎。母公沒，東之賦黃鳥。

公從亂命以三子爲殉國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恨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湯本云：作中情誣獲露。遂奪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湯本云：一作縣命安可違。臨穴固惟遲。集本作遲。豈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法然當我衣。

殷有翼蕕茹雌黃曰。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穆公信有罪矣。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已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死則同其歸。顯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前漢古人文疏史皆是詠。後宋有泛作史論者。曹子建詠三良曰。功非驪山之足者也。潤明云。厚恩因往志。投義志攸希。此懷張良之不忍違。苟而自歎先死也。況二疏明進退之節。荊柯寓報讐之志。皆是詠懷無闇論古。而諸家紛紛論三良之當死。不當死。去詩意何啻千里。

里

萬立方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各在秦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背。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讒。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遠。魏顆與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然坡公過秦穆公墓詩。乃云。穆公生不殊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三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黃文煥曰。詩意言從殉者三子忠君之夙懷。非一時勉強就死。不肯說壞康公。穆公別有深寄。臣子報君。卽從殉不爲過。其可忘君而貪生。事他朝乎。在三良願死自當斷。在國人惜才自當悲。各不相妨。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鴻本云。歲暮得荆卿。君一作之。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餽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鴻注。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

三歌子易水之上何注樂書疏似等十
絃頸細而曲以竹鼓之如擊琴然蕭蕭哀風逝一作起
漢漢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
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
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征營惜哉劍
術疎日陷故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寄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何注劉驥曰此靖節惟宋武
柯者往報馬故爲追述觀其首尾句意可見矣將軍曰事寫荆卿出
燕入秦悲壯淋漓乃知靖節之體蓋未嘗不存于房博浪之志也

朱子語類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
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何孟春曰魏阮瑀有詠二疏三良荆軻詩淵明擬之厥意固有在矣

黃文煥曰詠二疏三良荆軻想屬一時所作大約在禪宋後也知止樂官本朝猶不肖久戀況事易代
此淵明之以二疏自比也祚移君歟有死而報恩如三良者乎無人矣有生而報讐如荆軻者乎又無
人矣此則以弔古之懷灑傷今之淚也

讀山海經何注山海經劉歆校定載海內外經山川人物之異王充論衡梁武帝春秋皆以爲禹治
山經讀山海經水無遠不至凡所見聞伯益疏而紀之郭璞爲注并圖讚李注接讀山海經穆天子傳止
無使扶疏宋玉賦數翁改進扶疏四布王褒洞箫賦序扶疏以力贊則此詩從來久矣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

孟夏草木長結屋樹扶疏李善注上林賦曰垂縫扶疏湯注扶疏本太玄吳師道曰然軒王傳劉向封事
數翁以扶疏校采七發張良注扶疏以力贊則此詩從來久矣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

我清且還。文選作窮巷隔深轍。韻作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李陵注漢書張良隨漢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當爲門。門外車轍許外通，楚狂接與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獻言各本作然。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李陵注周禮天子傳者太史二文選作自然酌春酒，摘作風。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李陵注汲黯之民發古塚所獲書于體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遊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著書五六月中北澗下戲，遇涼風至，自謂羲皇上人。此皆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流美，可觀也。其衆鳥有託，吾應等語俱直是頃刻所有，借書予手，初不自知爲詠言文字也。何焯曰：安溪先生云：公宗尚六經，絕口仙釋，而且超然於生死之際，乃爲讀山海經跋章句，天外事，蓋託寓意焉。起取天問遠遊之類也。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穎。一作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饋新謠。寧效俗中言。湯注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漢帝之鄧。郭璞注云：王母亦自有離宮別館，不專住一山也。自注：一作玉臺矣。何焯曰：王母自號耳，豈爲周王？亦世俗了不相與也。

丹木生何許。乃在攀。李注：密。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

軒皇

一作黃。湯注：堯（音密）山上多丹木，黃華而赤實，食之不飢。丹水出焉，其中多玉。是有玉青，黃帝是食，是饗，理增之玉爲瓦潤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翩翩三青鳥

毛色奇一作甚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云一湯本云：惟酒與長年。湯注：三青鳥，七爲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何注：楚辭頌寄詩于三

鸞

惟酒與長年。鳥今去，難復而不得。黃文煥曰：因鵠青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故發此樂酒之頌。

逍遙蕪草上，杳然望扶木。謝按：無當作無支。山海經：扶木在東方，日月所照，名曰扶桑。洪柯百萬尋，森散覆陽谷。逐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爛。湯注：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桂三百里，有谷曰陽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何注：山海經下有陽谷，上有扶木。注云：扶桑在上，九日皆下枝。一日居上枝。

餐餐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湯注：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爲珠。桂八樹在番禺東，八榦而成林。昔其大也，蔽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舞。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湯注：山海經云：不死民生在安極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姚寬曰：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文多缺失也。謝按：張華博物志：員邱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員邱山海經之逸文與。○何孟春曰：東坡云：湯明謂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語，所謂仙語者，其第二首至此首與。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湯注：夸父不量力，逐日，渴，適之于渴谷，渴欲飲，飲乎河，渴，欲飲乎渭，渴已，走，故號何注：禹谷郭璞注云：虞淵也。今作虞淵。○何注曰：妙在樞以夸之，後人不窺此妙，跡以夸之，後人不窺此妙。餘迹，二句首其爲夸也。至死不悟。謝按：此蓋笑宋武垂露舉事，急圖禪代，而志欲無舉，究其統統所敗，不過一渴之壅而已。乃反曾若正也。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元作形天。云一作禹。徒設本作役。在昔心良農。詎可待。木石以埋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鴟_鴟_以_謂_爲_日_千_城_以_舞

曾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爲恨。因閱讀山海經詩。其間一篇云。刑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甚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猛志固長在。意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間以語友人岑穩。竟休。晁詠之之道。二公撫掌驚歎。兩取所藏本。是正之。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親友范元義寄示義陽太守所開胸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曾紘。書。周必大曰。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紘說。以刑天無千歲爲刑天舞干戚。岑穩晁詠之撫掌稱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夸父大概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農。詎可待。何預干戚之舞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復發曾紘之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邢凱坦齋通編曰。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

成式雜俎天山有獸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十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朱子語錄或問形天無千歲改作刑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德林家藏邵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改向家子弟攜來求蹤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已定于考亭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近也精衛刑天云云悲痛之深可爲流涕
澍按刑天舞干戚正誤始於曾端伯洪容齋朱子王伯厚皆從其說獨周益公以爲不然近世猶有仲周紹曾者如何義門汪洪度皆是微論原作刑天字義難通卽依康節書作刑天旣云天矣何又云無千歲天與千歲相去何啻彭殤恐古人無此屬文法也若謂每篇止詠一事則欽鷩夔鷯固亦對舉若謂刑天爭神不得與精衛同論未知斷章取義第憐其猛志常在耳以此說詩豈非固哉高叟乎

巨猾肆威姜欽鷩達帝旨變鷩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上天曉爲惡不可履長桔固已劇蠻鷩豈足恃
鴻注鐘山神其子曰鼓是與欽鷩並祖江於昆崙之陽帝乃戲之欽鷩化爲大鷩鼓亦化爲鷩鳥見卽其色大旱禦之音乳意一龍首居廟水中注云本蛇身人面爲威貳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別按祖江今山海經作藻江郭璞注藻江或作祖江靖節所讀之本當卽郭氏之原本也張平子思元賦吊祖江之見劉李善注引山海經亦作觀江此篇爲宋武賦逐作也雖辭明曰不可如何以筆錄之今蓋不然以古之見之人事既非以天施之

鶴鳴湯本云當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屈原見放之時也青邱有奇鳥自言獨見而生何似見鳩號不見此鳥達迷悟不悟寧寄慨無辭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其縣重倚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湯本云若卿請去三賢事何據耳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黃文煥曰濟山南望枯乃旁及論史當復何及哉一函大傳寫過並從督也對按督自毛穎桓溫以至劉琨其聲相應不謂獨具頓絕矣此先生所爲託書送湯姑寄物外之心而終推本溯源以致其確鑿也

挽歌詩無擬字今从之李本有考字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日任作鬼錄魂質湯本云

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一作且湛空觴春醪生浮蟻同時更一作復能容殺案微我前親朋哭我傍欲語口無

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極觀正洪諾二句極又作直一朝出門去將來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一作來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孤零爲仰天嗚風爲

自蕭條動哀鳴林爲結風颺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賣達無柰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

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李公煥引祁寯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寓意駢辭成於暇日。寯考次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橫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爲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賛之言。嗟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出之。附于卷末。又引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入選。止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云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癸少游將亡。效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從可知已。又曰。晉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爲挽歌。每自搖大鉛爲唱。使左右齊和。袁山松遇出游。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爲悼亡之語。而惡言之也。公煥曰。按蘇劉音不和豈畏死耶。

王世貞曰。陶徵士自祭預挽。超脫人累。默契禪宗。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云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非幸障語。第乘謹去耳。

聯句

鳴雁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息。淵明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作無力一遠招王子喬。雲鸞鹿可飭。情之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翼之高柯潔條棘。遠眺同天色。思絕塵未看。徒使生迷惑。淵明何注悟之。翟之集內不再見。莫知其姓。考晉宋書及南史亦無此人也。必吾書澄本博。所謂其鄉親張野及周族人羊松齡。裴道等輩中人也。

歸田園居舊注此江淹原作見文選其音節文貌絕似焉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鉏倦。渴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夏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微正敍曰文選有江文通詩如擬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潛君田居詩。種苗在東皋一首。今此詩亦收在陶集中。皆誤也。韓子著曰田園六首。末篇乃敍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六首。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西向余。如此說。余以爲然。淹本無漂明江情致。徒外其語耳。乃取歸去來句以充人之固應。不類也。洪邁曰歸田居詩。蓋陶云草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是興理荒穠帶月荷鉏耕。故江云雖有簡。荷蓧倦閑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朔有士十六句。後輩載於孟春曰。陳善門數新語。云東坡和陶詩。何益也。惟子著作以方朔詩。自謂是。不當入陶集。甚明。惟子著作以方朔詩。自謂是。不當入陶集。甚古。未詳。謂於擬古詩中擬陶詩者。因方朔詩。自謂是。不當入陶集。甚古。

相國本。今亦未見。祇以俟考。

問來使湯注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類爲之。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荷蓧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客齊隨筆問。來使時。諸本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天目疑非陶居處。李太白感秋云。陶令歸去來。國家酒應熟。乃用此耳。王摩詵時。曾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精實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云爲問。云南深竹。抽梢合遇。憶。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栽。東岡來。手指殘青。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諸子句亦是也。蔡絛西清詩話曰。陶公集賦經諸僧手校。然有問來使一篇。世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李太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山中酒應熟。其取諸此云。嚴羽滄浪詩話。此篇體製氣象與陶不類。得非太白遺詩。後人漫取入陶體。

所集耳。郎瑛曰：此篇乃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

四時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湯本云冬嶺秀孤松。一作寒松首尾不類，此類孤之神情特類立云，當是用此題詩。

或全篇新中惟此聲絕，居然可知。成雅題作淵明續出四句，可謂善操。李注許盈問詩話曰：此乃顧長康時誤入彭澤集。

陶靖節集

卷五

賦辭

感士不遇賦并序

昔董仲舒作上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何注董作士不遇賦，司馬作悲士不遇賦。余嘗以三餘之日，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風雨者，時之餘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作素第。自真風告逝，大僞斯興，閭閻解廉退之節，市朝驕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何注史記，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作采薇神農氏夏桀既亡，我安道跡矣。高士傳，伯夷曰吾聞達道於堯，內脩德於堯，出仕周，嘗嘆曰吾安歸乎？我安歸乎？我安歸乎？我安歸乎？三閭發已矣之哀。何注國賦人莫我知兮，反也哉！故都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實，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勢我以形，生我以形，天地自然也。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李注，銀語，陽秋曰：擊壤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狹，長尺四寸，闊六寸，其形如輪，持歡先創一壤于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擊擊之，中者爲上，蓋古歡也。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

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羣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巒巍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集本云汨以長分。美惡作集本云一以作。精其一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爲善之可娛。王蒼晉書東平爲善最樂。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道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委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战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何注張平東京賦。仰不睹炎帝神魁之典。注炎帝神農名。帝魁神農後也。非古之君號。李徑鈞命快佳已。惑龍生帝魁。朱襄春秋傳。帝魁黃帝子孫也。獨祇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發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字季爲縣張釋之。何注漢書張釋之盡請徙釋之補揚者。釋之言使宣事文帝稱善。拜謁有饋射。感焉更於郎署。賴魏守以納計。爲文帝所愛。申守魏尚七功首。唐差六級下吏。前醫劉太。帝令唐持詔教。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何注尚復爲要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何注子應共與太子買于郎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不二人言。信乎。曰。市無虎明矣。而三人言。信乎。曰。寡人信之。共曰。市無虎明矣。而三人言。信乎。悼賈傳之秀朗。紓遠轡於促界。古之伊晉。未能遠過。使時見用。勸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憐。痛悲蓋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何注漢董仲舒爲江都王相。昌王素驕。仲舒以禮說昌。正王敗。謫爲膠西王。尤懼。恣仲舒復相驕。西王王善待之。仲舒恐久。擾譖病免。凡相兩國。輒事謫王。正王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數令謫中所居而治。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海。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博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飢。回旱天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櫟。悲茹薇而隣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益。懼斯言。

之虛陳。何嘗世無才罕無路之不灑。切不滑也。伊古人之慷慨。病一作癟。奇名之不立。冉其榜至兮壘。楚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何注。李廣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威豐。商賈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勤作衆人之悲泣。例注。漢李廣傳。文帝曰。指子不遇時。著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武帝時。征匈奴者盡封侯而廣不得封邑。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失道。使長史急責廣上簿。廣曰。廣結髮與匈奴爲天敵。逢引刀自剄。百姓聞之。老壯皆爲垂泣。贊曰。彼其中心誠推於士大夫也。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事王冤怨。使人人上書。告商閭門內事。會山庭。大中大夫張良。書雖收焉。免出發病。歃血已。既軒冕之非幸。豈過弛之爲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操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美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晉吳遐。繩人事無已。有感有昧。騁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軒冕之非幸。豈過弛之爲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操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張自烈曰。師聖人之遺書。不委曲而累已。此二語足以津復吾人。至於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語氣悲咽。每讀至此。不覺泫然流涕。文之感人如此。

閨情賦并序二同本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禹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于說諫。編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从張自烈本作。各本作固。觸類。廣其辭義。何注。賦情妙覺宋平子伯喈繼之。爲定靜之辭。而初則深微。既顯作止欲賦。王粲作閨邪賦。應場作正情賦。曹植作靜思賦。晉張華作永懷賦。此皆舊所謂棄世離俗。並因觸類廣其辭義者也。余聞閨多

夫何穠一作穠，又作穠。非逸之令章。獨曠世以秀藻，表領域之醜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雙曠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無窮哀人生之夭促。同一盡於百年，何歎寡而愁殷。襄朱韓而正步，汎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纏紛。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李注：此章指莊姜。親全曲闌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嫋嫋，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成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督，潛冒禮之爲譽。李注：賢字各作健。特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何注：分是詩風，獨無是意。高辛之先我，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何夕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東窮窪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玄鬢于籬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爲黛，瞻曉鏡以開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賈于華妝。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牀前。願在達而爲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許慎注：切切。以苦心，撫勞情而悵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闌之遺露。木闌之寒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覲，交欣懼於中林。一作憐。竟寂寥而無見，寂寥兮無人。獨惆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徒

倚以忘趣。色慘淒而矜顏。葉變變而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
懼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何注：楚辭怨思，感歲之欲殞喪矣。注釋：蓋也。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櫛。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昴流輶。何注：淮南子，西北風淒淒，闇惱不寐，凝眺而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燐於素階。雞散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裳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李注：宋本云：行雲逝而不我留時，亦奄冉而將徒勤思以自忘。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于八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

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姚寬曰：陶淵明閑情賦必有所自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見充後房。情好新交接。颺慄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匪牀。願爲絳袞緹。在上衛風霜。

歸去來兮辭并序。

余家貧，耕墳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耕無儲粟。聞之，生門因知其馬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

偶謂淵明歸去來湖上，幼稚益至，無諸惡，乃知俗傳信。有誰使瓶在儲粟亦甚殊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鄉也耶？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李注：令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徵命從都，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按家叔當卽孟府君傳之叔父也。詳見諸故異。遂見用於小邑。李注：當時刺史得自采辟。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遠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慨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李注：不第意其職事就仕，可知容養。淵明在彭澤，恐令公田種秫，曰：吾嘗得醉于酒，足自免之。猶望一稔而逝，在官八十餘日。悲夫！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氏妹從大姓也，情在驛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序乙巳歲十一月也。曰：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卽日解印授去。而淵明自銕，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退已安，又嫌役于日限，不就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蓋其友愛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以四督郵而去。此士歲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殆。而耽於督郵，必不然矣。行述，眷賢體筆曰：督書及南史陽澤傳，曾云：潛爲彭澤令，乘簡黃不私事，上授官，都還督郵至，縣吏白廳東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尋事鄉里小人，卽日解印授去。賦歸去來，以達其志。案陶集載此選，自有序云云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逼。蓋達已之說，確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是形神俱役者也。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極道處。若人體用，此兩句出有餘裕也。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李注：追辭曰：回朕車而復

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舟遙遙一作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
晨光之熹微。熹史作希。李善注聲頌曰。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迷就荒。決絰曰。耕韻
字元輔。舍中竹下開三迷。唯求仲
朱仲從之迷。皆性廉逃名不出。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酌庭柯以怡顏。子語類
張以道曰。野處何聊。李善注。謂雜曰。堂上祖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庭。中庭
讀如俛讀作盼者非。倚南窗以寄傲。寄容膝之易安。李善注。據時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廬列藜。園
日涉以成趣。謂之走熟。琰曰。此持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遠遊琴也。七參反。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
以流憩。何注。扶老藤也。見後漢書蔡順傳。注又誤。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
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松而盤桓。聚松於逕荒。毋翳之下。其意可知矣。又好才孤松如冬嶺秀直松如青
松在東園。乘輿沒奇姿。下云連林。自況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文選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
之情話。會合爲吾音也。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畴。李善注。賈逵國語。或命巾車。
牛善注。孔達子曰。孔子歌云巾車命驾。將適唐都鄉。元周禮注曰。巾猶去也。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窮
經州時曰。窮亦崎嶇而經邱。李善曰。崎嶇。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音武。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
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之問寄也。琴賦曰。委性命于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本
此下有兮字。文選無。今从之。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李善注。莊子曰。華封人謂。懷良辰以覩往。或
棹杖而耘。糞登東臯以舒啸。李善注。阮籍嘆記。謂耕東臯之閒。臨清流而賦詩。王康曰。漫錄云。沿明晦去來辭。臨清流而賦詩。蓋用

意而成，不應規故前人之語，其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盡用其語也。若果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于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于潘安仁，此類不一，何獨贊康之舌哉？聊乘化以歸形，李善注家語，孔子曰：化于陰陽，象形而發諸之生，化窮數盡諸之死。樂夫天命復奚疑。

歐陽文忠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

李格非曰：歸去來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其詞意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

李公煥曰：休齋曰：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遠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権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迫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蹑之，不能。然秋風辭蓋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始無終，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濶，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晁以道答李持國書曰：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辭，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余，率同賦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

也。參寥卽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吾悔不先與公語。今輒以厚于參寥者爲子言。皆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卽事遺興小詩。皆不得中正者也。

王若虛曰：東坡酷愛歸去來兮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張子烈曰：王維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屈屨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屨乞而多慙也。當時一見督郵。則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不轍其後之累也。嗟乎。先生賦歸去來。古今第一流標期。王維妄肆譏評。何哉。偶爾乞食。情同采薇。若有忍一慙之慮。直是後世官路上人。展轉妻子。狡兔屨營。到底不休。又何以成靖節也。按言爲心聲。觀維論所以不恥假體命。願寧朴屨致其微有以矣。

林雲銘曰：陶元亮作令彭澤。不爲五斗米折腰。豈未仕之先。曾不知東帶謁見之事。直待郡遣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耶。蓋元亮仕於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學問。無所用之。徒勞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託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草鮪。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篇中曰：獨悲。曰：自酌。曰：孤往。蓋有世人不能少窺萬一者。結曰：乘化歸盡。樂天知命。則素位而行。天壽不忒矣。此命願寧朴屨致其微有以矣。

文爲騷之變體。騷哀而曲此直而和。蓋靈均于楚爲宗臣。先生于晉爲遺老。一爲箕比。一爲夷齊所處。故不同也。

澍按先生之歸。史言不言折腰督郵。序言因妹喪自免。竊意先生何託而去。初假督郵爲名。至屬文。又迂其說於妹喪以自晦耳。其實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爲。思以巖栖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後凋之節也。故曰。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又曰。帝鄉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特旨遠辭文。未易窺測。今爲拈出。讀者自可以推尋而得之矣。

陶靖節集

卷六

記傳述贊

桃花源記

并序李注桃源記曰桃源山在縣南一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澗而南有隱山東帶餘瀆溪則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黃名道異一作漁人姓華非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旁睨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縫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離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一作於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全注太守對然術按先生授砂後記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何扶劉鵠之字驥晉書有傳聞之欣然規作輒本云一本湯本云一本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遁。往迹漫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湯本云。作夏絲。秋熟麻王稅。荒路曠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

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

李注。唐子西曰。唐人有詩云。山僧不

解數甲子。葉落知天下秋。及觀頤明時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

桃源記。昔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遺詔之簡妙。蓋古人造語而元來某尤也。怡然有餘樂于何

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散神界。李注。桃花源記。晋太元中。武陵人。忽逢桃花林。一百步。隔水。林盡。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狭。才通人。又行。忽見。一室。開戶。停足。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既出。得。此。中。乃。大。有。人。落。英。一。地。林。中。人。問。之。答。曰。武。陵。人。也。不知。此。之。事。乃。大。有。人。在。此。中。率。焉。不。絕。此。中。人。悉。皆。平。康。不。知。有。漢。既。不。知。魏。晉。問。之。答。曰。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

年。通。五百。八。十。八。年。明。年。改。元。太。元。至。太。元。十。二。年。乃。及。大。百。年。趙。泉。山。日。靖。謂。退。之。雖。各。舉。其。歲。歲。數。零。記。直。指。奇。蹤。隱。五。百。之。語。輒。改。爲。太。康。中。彼。不。知。靖。謂。所。記。劉。子。驥。者。正。太。元。時。人。淳。薄。旣。異。源。旋。復。

還幽藏。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寰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康誂曰。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每有貴客來。鳥輒先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予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驥之子驥其字也。南陽人。好遊山澤。志存遁逸。

趙與時曰。靖節所記桃花源人。謂桃花觀。即是其處。不知公蓋寓言也。

東坡曰。世傳桃花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首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

或至百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谿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毒。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諸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洪邁容齋隨筆曰。淵明作桃花源記云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晉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代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丘臣注文選用其說。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訏。然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詩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考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窮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寶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吳師道詩話曰。愚早歲嘗讀桃源圖云。古今所傳避秦。如茹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意。往往不少。桃源事未必無。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異境幻界神仙家之云。此韓公所以有是言。愚觀翁慨

然叔季寤寐羲皇異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猗與角精爽今何如其於桃源固所樂聞故今詩云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遊願言歸輕風高舉尋吾契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美足論哉頗與前輩之意相發

晉故征西李何璠本作西征談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鄖人也毛晉曰晉書作鄖皆江夏縣名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毛晉曰晉書作司空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閭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備頤成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何注袁煥與晉書有公與明公受分陝之任也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旣辭出外自除吏名李本何本脫名字非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褒簡穎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產君在坐次甚遠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觉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褒之得君奇君爲褒之所得乃

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邱令，征西大將軍謹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何本云一作參軍，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雲。

何本云一

有風字下

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剝。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

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

思，文辭超卓，四坐歎之。皆善歌雅奏，緩帶輕衿，胡爲中驚。一笑粲發，攘臂競秀，袖拂獨脫，驕暎交驚，驚聲

先謝，尋狂醉亂，限精莫覺。夜眠四首，枯顛亂髮，惟明將軍、文量宏遠，容此下士。顧倒冠絕，寧夫揚幅兒航

舉頭，指歌指氣，以侑此詩。嘉解嘲云：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邱壑，散髮箕踞，蹠車

明天，全顧肺何憊，腰遼忘帶。足適忘屨，不知有我。短復奚數，流水莫鑿。浮雲暫宦，飄然隨風，非去非來。

我冠明月，佩翠寶璫，不繩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寄緝，諸歌相厭。倒此陋人，彈出豈我過卓。古今龍山

當日之會，若有東坡此文，可以絕倒矣。奉使京師，除尚書刑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腳疾，不

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

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

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

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隣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幕會神情獨得，

便超然命麗，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士多浮虛而無

實可，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

何注：東坡曰：昔

佛鄉溫平生輕毀浩豈，妄許人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後以疾終於家，年五

十一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
遺寄傍若無人溫答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
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晉書作漸近使之然東坡曰：溫明孟嘉外孫作嘉傳云：或問聽妓絲不如竹，竹
謂教宗等爲人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醉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
謂明從父太常夔按該書司馬氏注曰：陶夔，潯陽人，德宗復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遠
叔以余貧苦，守候服勞也。又太平御覽引俗說曰：陶夔爲王孝伯參軍，當時以此陶夔先生歸去來辭序家
雅術者太常宜許爲異。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不答曰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溫明先親君
之第四女也飄風塞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探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
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贊曰

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櫻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
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容齋隨筆曰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其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已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
負我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補正平楊德祖之值曹操荀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馬師昭溫太
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值王溫皆可謂不幸矣伯喈僅僅脫卓手終以之限命正平轉死於黃
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嗣宗沈濶佯狂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錢鳳而

免其危。若蹈虎尾。惟謝公以高名達識。表裏至誠。故溫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窺之意。然尚有爲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爲人。夷曠沖默。名冠州里。稱盛德。人仕於溫府。歷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任朝隣然仗正。必不效鄧超輩輕與溫合。然自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真不自覺哉。溫至云。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老賦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以考終。然才享年五十一。蓋酒爲之累也。陶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慘運促悲夫。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何本云一無其字。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壞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一本作味其言。一本作極其實。今从李公煥本。毛晉本作其實。附屬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藝苑雄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余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因以爲號。後爲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

部新書云管仲淵明本傳濶少懷高尙博學善屬文答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則非彭澤令時所載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子由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

讀史述九章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毛晉云宋本無此二句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

何注景窮居采薇高歌

作

高歌采薇

聚

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傷

夫

事見伯夷列傳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事見殷本紀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事見管鮑列傳

程杵

遺生良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茲餘恥。令德允聞，百代見紀。事見趙世家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殞至言。慟由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穠契，孰不顧之。嗟乎二賢，達世多疑。候君何本作候君。云一作候曉。非。集本作，猶接君謂太卜鄭侯尹也。今从作。事見屈集本作，寫志感鵬獻辭。事見屈集本作，列傳。

韓非

學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闕。巧行居吳，集本作枝。辨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事見韓。事見韓集本作。

魯二孺

易代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作大爲是。迷變則懲，介介作芬芬。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年。汙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藝文類聚，舊文類聚。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藝文類聚。皆爲我異，而我獨異。藝文類聚。作斂營塲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釋之傳。

東坡曰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載吾猶識其意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貞風凌俗发威儒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疑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曰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由此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耶。

王應麟曰淵明讀史述夷齊箕子云云先儒謂食微飲水之言衡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詠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而史立傳非也。

扇上畫贊

荷蓀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長公

丙曼容

鄭次都

薛孟審

周陽珪

三五道邈何注三五帝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阻形逐物邊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羣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驕甘

此灌園何注高士傳陳仲子苦於於陵楚王聞其賢遣使聘之欲以爲相仲子入告其妻妻曰夫子左琴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驕遠騎所甘不過一肉而懷差國之憂可乎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

圃何注漢書張良之子擊字長公官至漢部漢兄子曼容雙志自修爲官不鷄鳬客前路感夷貴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何注漢部漢兄子曼容雙志自修爲官不

鄭叟不合垂釣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何注

後漢鄒敬字次都，都尉退為功曹，辭洞去，隱處耕學。同郡鄧敎為督郵，過春穀，敬方釣魚于大澤，因折蓑為坐，以奇萬肉，饋甄盈酒。官牘爛，日孟嘗遊學。天網時疏，卷言哲友，振
褐偕徂。中包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留陽告歸，如禮如毛義。英哉周子，稱疾閒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

周陽珪事未詳。何注：莊子懷風，當之恐非。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盼有儀。

何注：莊子懷風，不遇漁樵，自外皆休。緬懷

清商，悠然作恬然。白平曰：悲觀盼有儀，作日玩琴書。顧盼冥然，數字不同。

尚長禽廢贊

後何曰：此贊今本無之。豈廣初歐陽詢所見本至宋或有缺脫耶？

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貧賤與富貴，讀易悟益損。禽生善周遊，周遊日已遠。去矣尋名山，上反豈知反。
何注：尚子見高士傳。後漢書作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高不如貧，貧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嫁娶既畢，教斷家事，勿相關連。雖意與同好，北嚮禽鹿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陶靖節集

卷七

疏 祭文

與子儼等疏

告儼俟份佚侈。天地賦命。生必有死。梁元帝金樓子。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四友之人。親受旨。何況孔子何況孔恭子孔子四友同歸歸山非。特謂其同列耳。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外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沈約宋書作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蒸家貧常東西道。靖節從乙未上一年間。自潯陽平建業。再返。又至江陵。再返。故云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其能。遊於歸來云。心懷遠役。四十八歲許廬安軍。詩云。我實滿居士。無復東西様。老年過五十時。授闈十年矣。尚何遊宦之有。游序云。少而窮苦。乃追述之辭。豈謂東西遊走。在五十七後哉。即依宋書無少字。非追述。遊走不定解作遊宦。先生雖賦歸而與王撫軍。豈安往來。顧音亦無妨。以東西遊走爲言也。道敗似淨。五十不必改。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謙俛辭世。使汝等幼而覩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串矣。李注東塾無談曰。孺仲當作孺仲。後漢書王霸傳。霸字孺仲。又列女傳。霸其子爲孺功。子伯造子。名霸于霸客去。爲久懶不起。妻詣問其故。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屢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情。不覺自失。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顯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泰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遜。但恨鄰圃二仲。室無菜婦。塾燕聲談

曰昔康高士傳求仲羊仲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隋元禪之去竟州見杜陵刑徒塞門舍中有三徑不由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亦載三輔決跡又劉向列女傳楚老葉子逃世居于蒙山之陽楚王欲使受楚國之政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職者可隨以鉄鍤今先生食人之道人之官職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老葉子遂逃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抱茲苦心良獨內愧作金樓子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繩求在告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無從_{宋書作}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諸本作曰非本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龜叔管仲分財無猶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何注清節曰同父之人然則猶有庶子也賈子時云瘦端年十三此兩人或異母爾顧川韓元長金樓子作陳元長王應麟曰王應麟傳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也惠氏據後漢書韓融傳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八而終也惠氏據後漢書補注謂彼歲七當作八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汜毓晉書有傳集作范誤南史汜幼春蓋通唐諱治字之嫌晉時操行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族客居青州達誠七世時人號其家兄無常父友無常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李公煥曰趙泉山言或疑此疏規規遺訓似過爲身後慮者是大不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廢乎靖節當易簀之際猶不忘詔其子以人倫大義欲表正風化與夫索隱行怪徒潔身而亂大倫者異矣張自烈曰與子一疏乃陶公畢生實錄全副學問也窮達壽夭既一眼觀破則觸處任真無非天機流

行末以善處兄弟勸勉亦其至情不容已處誠之惟覺真氣盎然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爵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疏
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看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一百一作道參注兩元李注傳痛百常情作道葬慈妣庶母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幾九齡爰從庶識撫馨相成咨爾令妹有德
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推友推孝行止中閑可象可徵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李注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杜弼還江陵是冬母孟氏卒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諱諱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牋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本作觸何校宣和非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欷欷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何注墓地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定永寧后土李本何本作右土何云右疑當作吉魚本毛本作后土感平生之邈慮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慙慙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概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廉執廉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

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移芳榮山陰涼水聲懸溜噭々荒林晨採上藥夕

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

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李注從音模。附雅曰母之姊妹爲從母。謝按豫章書曰孟嘉以二女妻相及

詔數接李注御與戴義同。跋幽也家語曰男子八歲而戴。韻音節此音戴。謝注以戴與戴義同語。並罹偏咎母孟氏卒是節告為

也失估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彼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縕葛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

飢寒余嘗學仕繹縣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歛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冀彼衆議諸本作遺。每

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

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

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慘人李注草也。禮儀孔閨庭樹如故齊字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

近情著聽有吉制我祖行望旆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李注此文乃靖
之絕筆也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何注九月天寒夜長風氣涼一作黑蕭索音瑟鴻雁于征草木黃落無此二句李本何本俱

旅之館永歸于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算瓢屢罄緣給冬陳含歎谷汲何注漢書地理志土

居谷汲山

行歌負薪。何注漢書朱買臣獨

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

何注朱子語類晉宋間時多開墾杜工部

則煥之也。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偶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
記身勞而心

遇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繩掉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晦能因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游涉百
深自

齡身慕肥遜從老得終莫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歧來良友宵奔非之中野。以安其魂。官寶注

也。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擇三年而不成。慨然曰。若是其諧也。儉笑王孫。令其子曰。吾欲瀛葬以反

苦。夙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杖其頭以身覆上。後漢張良遺命。資非晉文。置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告音。廓兮已滅。慨焉已過。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

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東坡曰。淵明自祭文出語妙於續息之餘。豈涉死生之流哉。

張自烈曰。今人畏死戀生一臨患難雖義當捐軀必希苟免且有續息將絕。眷眷妻孥田舍若弗能割者嗟乎何其愚哉。淵明非止脫去世情真能認取故我如笑所復戀可以無恨此語非淵明不能道。

陶靖節集

卷八

五孝傳

天子孝傳贊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當有天下貴爲天子以爲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順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夏擊鳴珠搏拊琴瑟以詠謂一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之作謂一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歎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至遠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故得萬

國之獻心以事其先王矣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非薄享先親膺色愛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游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於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爲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惟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修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饑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贊曰

貴屬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承魯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孝博贊

孔子 孟莊子 頤考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人。儻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減喪，責以不仁。首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三年無故，謂本脫三年無改四謂之孝。況終身乎？頤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爲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我獨無考叔？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頤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贊曰：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一作傳二子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哀，言不文也。爲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既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惟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何注後漢書奮至武都太守。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奢各本作留，則難从何本作奢，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鵠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屬牀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何注後漢書香至魏郡太守，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贊曰：

顯允羣士，行殊名鈞。咸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孝傳贊

江革 廉範 汝郁 般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備貨，以致甘暖。和顏悅色，以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

就家體其終身以顯異行廉範後漢書作范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種範抱棺執杖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爲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宰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君子以爲難況董叔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奉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時號益號由是顯名屢辭辟命何注後漢范滂傳李陵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四鄉人殷陶黃程亦免俱降並衛侍於漢應對賓客慷慨論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福也竊意此殷陶必是此人廣五行記載殷仲文事與此戲陶事類然仲文乃靖節近時人其人靖節豈肯取之陶事范書夫載斯宗當時殆未見靖節集若廣五行記所載或因陶事而誤記爲仲文亦未可知蓋晉書仲文本傳無記所載事也

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賀曰

申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卷一百一十一爰敬榮不假飾疇禡衆庶樂茲前式

南
靖
集
卷八
五孝傳

六

聖賢羣輔錄序

陶靖節聖賢羣輔錄。一名四八目。其書每條末皆載所見原書出處。自北齊陽休之編錄後。至明何文簡孟春始爲之注。按靖節此錄雖係僞作。究爲北齊以前人所依託。其中甄述兩漢及東西晉書。皆非班范史及唐人所撰之史也。如三輔決錄。張璠記。謝承書之類。今全書雖佚。猶散見於羣籍。以南北六朝及唐初諸子書。并李善文選注。虞世南北堂書鈔。徐氏初學記。歐陽氏藏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致之大半符合。何注所採。僅依據正史。頗多疎漏。如韋文高爲韋豹之父。錄中所引文高三子。見京兆舊事。致前漢書表及韋氏世系。文高當名凌。京兆舊事。凡見御覽十七條。卽文高亦見御覽。文簡謂不知豈偶未深考耶。又下卷八俊內有趙興。范書黨錮傳云。惟典名見而已。致典。范書本有專傳。又別見郭泰皇甫規傳。安得云惟以名見。自相矛盾邪。蓋名見者。見於八俊也。顧亭林亦不得其解。乃謂有兩趙熟。是未嘗考華陽國志。及三君八俊錄也。而文簡直以典事僅見黨錮及羣輔錄。是并未全檢范書矣。豈知典事見於謝承司馬彪書及常璩志書篇所載。固有不勝錄乎。如此之類。均致其同異。正其得失。校何注有增不揣固陋。謹附所見如此。以贊之博雅。安化陶澍敍。

陶靖節集

卷九

集聖賢羣輔錄上原注謹

李本

明由曉升級。宋均曰：級等差。
政所先後也。

必育受稅役。宋均曰：受賦稅及
徭役所宣施為也。

感博受古諦。宋均曰：古諦
候職等也。

隕邱立。一作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宋均曰：出洛地所生也。天所生

金提。一作主化俗。宋均曰：爲民
除災害也。

烏明主建廟。宋均曰：福
利民也。

視默主災惡。宋均曰：爲民
除災惡也。

紀蓮爲中職。宋均
主內職也。

仲起爲海陸。宋均曰：主平
地兼統海也。

陽侯爲江海。宋均曰：主江海
事。一本作江湖。

風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皆
能決理是非也。

天老受天祿。宋均曰：天祿命也。

五舉受道級。宋均曰：級
次序也。

知命受糾俗。宋均曰：

糾正也。

窺紀受變復。宋均曰：有禱
靈能補復也。

地典受州綏。宋均曰：綏雜也。

力墨受準斥。宋均曰：准斥凡事

力墨或作力牧。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自燧人四佐至七輔。見論語摘輔象。

重木正。該金正。脩熙正。並水

右少昊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燇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見左傳蔡墨辭

義仲春 義叔夏 和仲秋 和叔冬

右義和四子孔安國云卽堯之四岳分掌四岳諸侯鄭玄云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義仲和仲義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見鄭尚書注

伯夷爲陽伯樂舞招頤 義仲之後爲羲伯樂舞羲和 奕爲夏伯樂舞武湯哉 義叔之後爲羲伯樂舞特陽 朱草朱華 睿蘇爲秋伯樂舞睿根 和仲之後爲和伯樂舞未詳 歌曰歸來何 垂爲冬伯樂舞丹鳳齊東野語曰齊菴歌曰齊菴一曰蟬

右八伯自義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旣卽位元視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大傳冬伯後闢一人鄭玄云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十有五祀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者也見尚書大傳

謙兜共工 縱三苗

右四凶

蒼舒鶻 隘敖何注水經註益也 横戩何注 大鵠各本作鵠 危降校宣和本作危 庭堅何注 仲容左傳注杜預

右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濶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驥

契

朱虎

龍

之倫

右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從四凶至此。悉見左傳季文子辭。
禹作司空。棄作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益作脣虞。及古圖本無族字。華作共工。伯夷作秩宗。龍
作納言。夔作典樂。

右九官。舜登帝位所選命。見尚書。何注漢劉向曰。舜

九官濟濟相成

雄

一作

陶

方回

續牙

伯陽

東不訾

不訾

秦不虛

不空

靈甫

右舜七友並爲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斶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六人。不載
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友則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靈甫之徒。是爲七子。與
戰國策相應。

禹

稷

契

皋陶

益

夔

右舜五臣。見論語。已列九官中。

禹

稷

契

皋陶

伯夷

垂

益

夔

右八師見楚辭七諫何注東方朔七諫注

伯夷 禹 稀

右三后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漢太尉

楊賜曰昔三后成功皇陶不與焉蓋客之也見尚書甫刑後漢書

微子 箕子 比干

右殷三人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 太公

右二老尚書大傳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伯夷居北海之濱裕本脫此句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孔融曰西伯以二老開王業

閼夭 太公望何注左傳釋文作太頤南宮适 散宜生

右文王四友尚書大傳云閼夭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于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于羑里孔子曰文王有四臣邱亦得四友此四人則文王四友也何注孔叢子文王有四友附非奏先後舉傳謂之四友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騫

右周八士見論語注。周八士皆在虞宣即此。賈逵以爲文王時。鄭玄以爲成王時也。顧以爲宣王時。
何注國語文王拘于羑里。又傳書注武王賢臣也。

伯邑考 武王發 管叔鮮 周公旦 蔡叔度 曹叔振鐸 霍叔武 鄭叔處

謝按史記管蔡列傳。固古今人表杜預。

左傳注皆作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聃季載。

一本無鄭叔處。有毛叔巽。

右太姬十子 太史公曰。太姬十子。周以宗強。見史記十七子。原姬不在列傳。以原姬爲文王昭體。系文王

失傳。

周公旦 邵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毛公

南按何晏論語集解作采公

閼公 太姬 南宮适 散宜生 文母

太姬也。何注謂原父。謂子無臣。孔子所謂婦人。蓋邑姜也。

右周十亂 見論語何注亂本作亂古而字。 其四人已列四友。

秦公牙 吳班 孫尤 大夫冉蕡 公子廩

右五王並能相焉 戶子曰。古有五王之相。迺謂之王。其貴之也。

狐偃 趙衰 頗頤 魏武子 司空季子

右晉文公從亡五人 叔向曰。生十七年。何本緣君亭本作文公生十七年。 有士五人。見左傳及晉太尉劉琨詩曰。重耳憑五臣。

奄息。仲行。鍼虎。

右三良子車氏之子。秦穆公沒。要以從死。詩人悼之。爲賦黃鳥。見左傳毛詩。

子展賦草蟲。子罕子西賦黍苗。子襄子產賦陽桑。子固公孫段賦桑扈。子豐

子真孫子耳子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游孫子瞻子印段賦蟋蟀。子張子

伯有賦鵠之賈賈。

右鄭七穆。謂之七子。鄭穆公子十有一人。罕驥。豐印。游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名。世任鄭國之政。以免晉楚之難。謂之七穆。叔向曰。鄭七穆氏。其後亡乎。及諸侯爲宋之盟。鄭伯享趙武于垂阨。何注趙宋遷文子會七卿皆從。文子曰。七卿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亦以觀七子之志。見左傳。又吳質書曰。趙武過鄭。七子賦詩。

仲孫穀文伯。微子莊子武伯叔孫得臣。莊子昭子成子季孫行父。文子武子文子

季孫行父文子。武子博子平子桓子康子

右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孔子曰。三桓之子孫微矣。見論語。左傳。

趙無恤襄子。趙衰始爲卿。至無恤四世。謝按李本。汲古閣本。作四世。何本作七世。據世本。成子襄生宣子。荀子。周易。生莊子。朔。朔生文子。武。武生景子。威。威生簡子。鞅。鞅生襄子。無恤。史記左傳。韓同。當从何作七世。范吉射昭子。上會始爲卿。至吉射五世。謝按世本。武子會生文子。荀首始爲卿。至瑞生首。生武子。荀發。生朔。與悼子。臧。襄公十四年。傳曰。子是知朔生敬而死。杜注。朔知葬之長子。盈。朔弟。盈。是。是以盈爲朔子。首。毛塔。凡七世。按首已。葬莊子。子無緝。其孫則復葬莊。凡此從杜氏也。荀寅文子。荀林父始爲卿。至寅四世。荀子。荀寅。生文子。荀寅。凡五世。

作四
當五

魏多襄子。魏侈始爲卿，至多四世。案：史記魏世家，魏侈生魏萬，萬生魏舒，舒生魏襄子。凡四

韓不信簡子。諱厥始爲相，子不信四相。案：左傳，厥生子不信，凡四相。

生

右六族世爲晉卿，並有功名。此六人實弱晉國淳于越云：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劉向亦曰：田常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見左傳史記漢書。

儀封人 蕲蒼 殷門 楚狂接與 長沮 紂溺 荷蓀丈人

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吾

右作者七人。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孔子曰：作者七人。見包氏注。董咸輩詩曰：洋洋乎盈耳哉。而作者七人。何注：敬登名京晉書載其詩，便使君望而遺筆，平滿目而作者七人。

德行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言語 季我 子貢

政事 冉有 季路

文學 子游 子夏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右四科見論語。何注：昔所謂十哲者，唐孔廟額子張，升子貢，升子游，升子夏，升子

右孔子四友。文王有旨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

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叢子

顏回冉伯牛子路宰我子貢公西華

右六侍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見尸子

檀子盼子黔夫顏首

右齊威王獵場四臣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爲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之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憚而去見史記及春秋後語

齊孟嘗君田文魏信陵君無忌趙平原君趙勝楚春申君黃歇

右戰國四豪見史記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相國酈文終侯沛蕭何。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漢書

閔公常居閩中故號閩公見陳留志

綺里季

夏黃公姓繼名卿字少通齊人隱居

角里先生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皇甫士安云並河內軋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
黃公繡里季角里先生又以夏字號黃公陳留志亦然志云夏黃公姓繼名卿字少通齊人隱居夏
黑絳道故城夏黃公而四明志又云黃公鄧人避秦與東臯公綺里季夏角里先生隱于商山又云
鄧之大隱山有黃公墓公所葬地按今商山有四皓墓真偽不可知史記留侯傳曰上有不能致者
天下有四人逃匿山中云云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初不言匿商山
及迎於何處也然則商山後人所祀未足據史稱天下有四人則彼四人者不宜皆在一處先望論
漢廷置酒時太子所從四人皆喪地將誰與詰之

太子太傅疏廣字仲翁宣帝本始四年魏相爲御史大夫薦廣于

太子少傅疏受字公子子也

右二疏東海人宣帝時並爲太子師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授太子論語孝經各
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疏見漢書

重合令子庚里

呂宋

櫟陽令子羽呂東里

東海太守子仲唐里

兗州刺史子明商里

穎陽令子良達

里

右郡決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爲業天下著姓見周

氏譜及汝南先賢傳。

賈勝字君賓。

賈舍字君脩。或曰
長脩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賈見漢書。

唐林字子高。

唐尊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潔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爲二唐比楚二賈後皆仕王莽見漢書左思曰二唐潔已。

乃點乃汙。何注宣和本汲古閣本作反汙

平阿侯王諱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章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何注成帝河平二年並奢豪富侈招賣下士谷永樓護皆爲賓客時人爲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言出其門也見漢書張載詩曰富侈擬五侯

北海逢萌字子康何注後漢書作子慶北海徐房字平原。

李晏字子雲平原王遵字君公何注遼東傳窮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此言徐房字也

求仲羊仲右皆懷德穉行不仕亂世相與爲友時人號之四子見後漢書嵇康高士傳。

右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蔣元卿荀接趙岐三輔決之去竟州。還杜陵。荆棘塞門。

舍中有三逕。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見嵇康高士傳。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字仲華。大司馬廣平忠侯南陽吳漢。字子顏。

左將軍膠東剛侯南陽賈

復。字君文。建威大將軍好畤愍侯扶風耿弇。字伯昭。荀接水經注作昭伯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字子

翼。征西大將軍陽夏節侯潁川馮異。字公孫。征南大將軍舞陽壯侯南陽岑彭。字子然。荀接范書作舞陽

荀三十二人。趙名作舞陽。未始孰是。此从趙名也。征虜將軍潁陽成侯潁川祭遵。字弟孫。

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字子然。荀接范書作舞陽

東郡太守東莞成侯鉅鹿耿純。字伯山。荀接范書純封東光侯。章鑑注東光今濟州縣也。此作東莞疑誤。

上谷太守淮陰潁川王霸。字

驃騎將軍成侯南陽朱祐。字仲先。荀接范書祐字仲先。建義作仲義。

揚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大司空阜成侯漁陽王梁。字

君盛。衛尉安城忠侯潁川姚期。字次元。荀接范書期字次況。封安城侯。章鑑注安成縣屬汝南郡。此成作城。況作元。疑誤。

左將軍東平侯昌城侯鉅鹿劉植。字伯先。左將軍

阿陵侯南陽任光。字伯卿。荀接范書任光字伯卿。無大字。右大將軍李忠。東觀記無大字。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

字仲都。荀接范書仲都字仲都。無大字。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琅邪太守祝阿侯南陽陳俊。字子昭。續弩

將軍昆陽威侯穎川傅俊字子衡。揚化將軍合肥侯穎川堅鍾字子敬。

右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書。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武威太守梁統字仲寧。金城太守庫鈞字巨公。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酒泉太守竺曾字巨公。燉煌太守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已爲赤眉所害。隗囂密有異志。統等五人共推竇融爲河西大將軍。內撫吏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見後漢書及善文。

大鴻臚韋孟達。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仲達。

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彪。丞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決錄。

光祿大夫周舉。光祿大夫杜喬。光祿大夫周栩。尚書樂巴。青州刺史馮濤。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侍御史張綱。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賄成。周舉等議遣八使循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八使。後漢書作八使並發。見張璠漢紀。天下號曰八使。

平輿令韋順字叔文。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不應三約棄官致喪歸。比辟公府。司徒劉愬尤敬之。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以兄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立生祠焉。

右清河太守袁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時人號袁氏三君見京兆舊事可注後漢書韋彪傳載齊名而不載其名非此不知其父之爲清河守

也○御按前漢書表及韋氏世系文高當名凌

楊震字伯起以太常爲司徒遷太尉震子秉字叔節以太常爲司徒

秉子賜字伯獻以光祿勳爲司徒

賜子彪字文先以光祿勳爲司徒

以大中大夫爲公

一以司徒一大夫爲公

一大夫爲公

秉子賜字伯獻以光祿勳爲司徒

賜子彪字文先以光祿勳爲司徒

右楊氏四公宏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帝七世父子以德業相繼爲三公見續漢書

袁安字邵公以太傅爲司空遷司徒

以太常爲司徒

安子敞字叔平以光祿勳爲司空

敞子湯字仲河以太傅爲司徒

湯子逢字周陽

以太傅爲司徒

以太常爲司徒

敞子湯字仲河以太常爲司徒

湯子逢字周陽

右袁氏四世五公見續漢書

處士豫章徐稚字孺子

京兆韋著字休明

汝南袁闊字夏甫

彭城姜肱字伯淮

潁川李盛字子

雲浦按後漢書徐稚傳李愚字熾車操曰稚漢書稱張高士傳及善文俱云稚字

子雲袁安紀子雲題川陽雅人何注此與前李愚字子雲二人姓名字偶同

子雲袁安紀子雲題川陽雅人何注此與前李愚字子雲二人姓名字偶同

右太傅汝南陳公時爲尚書令與諸尚書悉名士也其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及善文

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鄧伯向封武興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李恢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俱死子居等遂駐行喪依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實公不有止者莫卽居於是與伯堅卽日辭行封黃四人留

隨輜車見杜元凱女誠。

天下義府錄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天下志誠。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仲舉游撲後漢書作不異。

漢書作不異。
魏陳仲舉。侍中河間梁成劉淑字仲承。天下德宏。劉仲丞。

右三君。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天下橫挫。

司空山陽高平王暢字叔茂。天下英秀。王叔茂。謝按。漢書作俊秀。

潁川城陽杜密字周甫。天下真贊。

司隸校尉沛國朱寓字季陵。天下冰凌。朱季陵。應據。後漢書作禹。尚書會稽上

虞魏朗字少英。天下忠貞。

魏少英。應據。曰三君。

劉祐字伯祐。劉伯祐。

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仲經。天下才英。趙仲經。何注。後漢書謂趙典名見而已。

劉祐字伯祐。劉伯祐。

沛國潁陰荀昱字伯俊。荀伯俊。天下好文。蓋未致也。應據曰。顧炎武以爲兩趙典極按。華陽

右八俊。

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天下和雍。

太常陳留圉夏侯字子治。天下慕博。夏子治。謝按。後漢書

令河南葉尹勳字伯元。天下英壽。

河南尹太山平陽羊陟字嗣祖。天下清苦。羊嗣祖。謝按。後漢書。陟。太

興陽嘉議郎東郡陽發劉儒字叔林。天下清本。俱作陽平。何校宣和本。作陽發。

冀州刺史陳國項蔡衍字

孟喜。天下推忠
蔡孟喜。

顯川太守勃海東城巴肅字恭祖。天下馳名。又唐歷懷令具鄉長精潔。拜議郎。亦無爲過作

川太守。

議郎南陽安衆宗慈。字孝初。宗孝初。

右八顧。儒有范滂。

後漢書無劉。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

海內賢智王伯義。後漢書作王章。附注引謝承後漢書作孟博。海內晉書作子鱗。清

衛尉山陽高平張儉。字元節。張元節。

太尉

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

海內賢智王伯義。後漢書作王章。附注引謝承後漢書作王章。王子商碑有相國東萊王章字伯義水經注引鄭

謂古文。璋。然則璋當作章。儀當作義。義同諱。與張異。謝

鄭中魯國蕃。字嘉景。蕃音皮。顯武曰。皮古音

矣。胡三省以爲皮字乃傳寫反字之誤。亦非。

北海相陳留己吾秦周。字平王。

海內真真

侍御史太

掾汝南細陽范滂。字孟博。

海內晉書作范孟博。何注。後漢書作征焉入渤海按韋

友。禮文友。士。

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

海內才珍孔世元。後漢書云。字元世。

太山太守渤海重合范康。字仲真。

海內荀

范書。荀淑。傳作荀淑。渤海范康。太尉。後漢書。劉景升。

海內所稱。

高平劉表。字景升。

劉景升。

右八及。海內有范滂。

後漢書無范

山本高湖母班。字季皮。

海內所稱。

胡母季皮。

海內

珍奇。

海內

太尉掾顯川陰劉翊。字子相。

海內光

劉翊。顯川。

海內行

人此擬號一號字。

海內

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孝。字文祖。

海內後漢書

王文祖。

謝

翊。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

海內張孟卓。

荊州刺史山陽湖陵度尙字博平海內清明度博平。海內清明作清平。

八俊錄

接三

右皆傾財竭已解釋怨結拯救危急謂之八廟後漢書無劉胡有劉震從三君至此並見三君八俊錄。
太邱長潁川陳寔字仲弓。寔子大鴻臚紀字元方。紀弟司空掾藏字季方。
右並以高名號曰三君見甄表狀及鄖鄖淳紀碑。

陶靖節集

卷十

集聖賢輔錄下

太尉河南杜喬字叔榮

狀清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哲不羣前後七要十要三爲邊將財貨珍寶一無所取橘王孫裸形宋司馬爲石櫟帽巾時風無端而春日○治案李公煥本汲古閣本作前後七要十要何孟春本作前後杜造十要蕭艾惠棟後漢書補注引甄表狀作七要十要此何據後漢書十要銀艾改耳孔平

仲曰銀即年支即綠賛謂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士侍中向謂字甫興老元度泊然此志不好黃

漢書

獨行傳作向暢

後

太傅汝南陳蕃字仲舉

狀善應偉秀出豫州無倫學該貫通忠壯齊誥又曰明九貞亮與大將軍竇武志同社稷幾事不密爲羣邪所

書

漢書

傳

陳蕃內選士許調陳蕃不顧名著漢朝舊傳曰東

少府穎川李膺

傳

時造雖無威

太僕穎川杜密

字周甫

清高

號五柳先生

司馬

穎川朱禹

字季陵

一名謂右

人訪其中正輒

知行狀者告本郡

訪問者

時造雖無威

司馬

穎川韓融

字元長

狀敬德

識

時造雖無威

司馬

穎川荀爽

字慈明

狀清高

學友忠正歷位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

狀士

彭城姜肱字伯淮舉綜六藝窮究微行隆等夏名播四海

狀然樸元知立性純固事親至孝五十而卒

黃門常侍。以此遇害。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狀端雅性真實。以禮文人。未嘗見驚。每至父母亡日。三日不食。在塚側致甘露。自縊。以孝稱。弟表其門頭。不就歲年。七十二終于家。

衛尉山陽張儉字元節。友。臧實賞司清矣。絕俗。

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狀元含海岱之純。體大樞之洪。則學無常師。事求

玉。狀端體清純之性。趙高潔之行。前後十五辟。皆不就。除高唐令。色斯而畢。時殊。

惡直諤正。害其道。桓帝即位。送死于蠶。葬襄陽。字孟玉。此作冉誠。

太尉漢中李固字子堅。固當顯極之際。號稱名臣。大將軍梁冀。

有道太原郭泰字林宗。狀泰得譽宏潤。孝友貞固。名布華

朗。字少英。忠。齊正直之節。擢子京師。

聘士豫章徐稚字孺子。嘗陳志。抗名山。懷德志。浩然有夷齊之風。

高蓮伯王肅。狀規少有岐嶷。正直之節。對筆指斥。

卷舒之術。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咸明。門庭莫不能用。退隱山谷。耽樂詩書。

右魏文帝初爲丞相。魏上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爲度遼將軍。并清靜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猶達。

高蓮伯王肅。狀規少有岐嶷。正直之節。對筆指斥。

威明。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

右涼州三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也。見續漢書。

韋權。字孔衡。權弟璿。字孔玉。璿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修仁義。兄弟孝友。逢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慕。本作保。兵至俱死。

時人稱之號章三義。見三輔決錄。

荀儼字伯慈。漢侍中。憲弟龍字仲慈。康之父。年六十六。繩弟靖字叔慈。郎曰。二人皆玉也。恭明才以期。叔慈內淡靖。燭鳥終學。勤必。靖弟灝字慈光。舉孝廉。年七十。汲。灝弟汪字孟慈。昌陽令。汪弟夷字慈明。昌藏。九十三日。還登台司。年六十三。夷弟肅字敬慈。守無陽令。肅弟萼字幼慈。司空掾。年七十。裔按後漢書。草本作敬。

右朗陵令穎川荀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臺里。勃海宛康。作秀康。宛通作蕪。則非也。知名士也。時爲霸陰令。美之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爲高陽里。見張璠漢紀。及荀氏譜。公沙紹字子起。紹弟孚字允慈。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與達判。劉備而坐。孚弟恪字允讓。恪弟達字義則。達弟熾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奇士也。見魏明帝甄表狀。及後漢書。無雙范。蓋據後漢書補注。袁山松書曰。公沙六龍。天下。

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樂城令剛臧祁字子陵。宣和本作臧祁。何校夏隱字叔世。州別駕蛇邱劉彬字文曜。并州。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爲五龍。見濟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州刺史位至竟，與先之子興先名權。司空伯魚之孫，上計掾杜陵韋端，字甫休。位至涼州牧太尉，按韋懷後漢書有或傳端，魏涼州牧，私爲太尉，疑誤。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光和元年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中領軍譙朱鍊，字玄才。侍中濟陰吳質，字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中散大夫譙岳，字叔夜。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建威參軍沛劉伶，字伯倫。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籍兄子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司徒琅邪王戎，字濬仲。各本作濬仲，何焯言和本作濬仲，謝按諸書皆作濬仲，惟嵇康別傳作濬仲，與此合。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爲竹林之游。世號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載達爲傅，孫統又爲讚。

吳範，相風人。劉惇，古氣人。內趙達，算人。河內皇象，書人。廣陵嚴子卿，基。名昭武，衛尉曄從子，謝宋太傅，太子太傅。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

陳留董祀字仲道謝按晉書隱

八百故云

穎川庾敘字子嵩

陳留謝鲲字幼興

太山胡母輔之字彥國

沙門于法龍

樂安光逸

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何注晉書光逸傳逸浪江依胡母輔之初至屬轄之與謝鲲阮放學散燈檠猶閉室酣飲已數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

逃便子戶外脫衣露頭子徇賓中燒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呼入與飲

不舍晝夜時人謂八達據此則八達無董祀王濬庾敘僧法龍及阮籍而唯弟爭與焉故非記之

裴徽字文秀傳注清少弟徵字文秀此作秀凝談

裴楷字叔則

晉書光祿大夫

裴徽字季舒

晉書校尉

裴徽字季舒

晉書

裴瓌字國寶晉書裴瓌字國寶

晉書太傅左司馬

裴邈字叔道

晉書太傅主簿

晉書按裴松之

裴邈字叔道

裴瓌字叔通此作叔通

晉書裴瓌字叔通

裴康字仲豫

晉書太子左率

裴顥字逸民

晉書裴顥其從父行此云楷孫當是謂之顥字又謂秀為

也

王祥字休徵晉書王祥字休徵

司徒王澄字平子

王導字平子

荊州刺史

王導字茂宏

弟

王綏字萬子晉書王綏字萬子

平北將軍

王衍字夷甫

平北將軍

王敦字處仲

大將軍

王元字眉子

荀子陳內史

右河東八裴裴瓌耶八王聞之於故老何注晉書裴楷方王衍裴康方王綏裴穐方王王

方王綏方王

裴瓌方王濬

裴瓌方王

裴穐方王

裴穐方王

陶靖節集 卷十 楚辭賦錄下

縣。娶銀方王或，葬銀方王元，發康兄，葬弟，並有盛名，又謂四公。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昶子汝南太守湛字處沖。何注：太守當作內史。尉按：錢松之魏志：太守當作內史。尉亦作太守。錢松。湛子東海內史承字安期。何注：內史當作太守。尉按：沈約宋書州郡志：有太守、有內史。東海舊太守不稱內史。晉書百官志：諸相治民，如郡太守者內史。東漢亦置相一人，主治民。晉武帝改太守為內史。省相，治王國者稱內史。他鄉別太守其職一也。時東海王越國更授，故承稱東海內史，不稱太守也。承子驃騎將軍述字懷祖。何注：述歷尚書令。此宣也。述子安北將軍坦之字文度。何注：坦之官中書令。此安北將軍亦謂貢。

魏尚書僕射杜畿字伯侯。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伯。恕子鎮南將軍預字元凱。預子散騎常侍錫。錫子散騎常侍錫。錫子光祿大夫乂字宏治。何注：晉書外戚傳：乂字宏理。錫爵許公府字世樞。何注：晉書續傳：乂字宏理。錫爵許公府。左丞從荀末嘗官常侍。宜也。錫子光祿大夫乂字宏治。何注：晉書外戚傳：乂字宏理。錫爵許公府。左丞從荀末嘗官常侍。宜也。錫為丹陽丞。早卒。金紫光祿大夫。其追贈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老。凡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謬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翦然。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

八儒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幕門圭賓。甕牖櫛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

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忮於衆。此宋鋼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跂蹠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墨白。此苦獲已。蘭鄧陵子之墨。宋齊私記曰。八後人妄加。非陽公本意。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皆誤附於世者。蓋盡於此。卽知其後無餘事矣。

